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三十八回 張天師活捉神姑 王神姑七□二變

詩曰：淨業初中日，浮生大小年。
無人本無我，非後亦非前。
簫鼓旁喧地，龍蛇直映天。
法門摧棟宇，覺海破舟船。
書鎮秦王餉，經文宋國傳。
聲華周百億，風烈破三千。
出沒青園寺，桑滄紫陌田。
不須高慧眼，自有一燈燃。

卻說國師看了首級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個首級不是真的。」王爺道：「怎見得不是真的？」國師道：「要見他一個真假，有何難處！」叫過徒孫雲谷來：「將我的鉢盂取上一杯兒的無根水，拿來與我。」雲谷不敢怠慢，接了鉢盂，取了無根水，遞與國師。國師接過水來，把個指甲挑了一指甲水，彈在王神姑的首級上，只見那顆首級哪裡是個活人生成的？原來是棵楊木雕成的。就是這二位元帥和那一千大小將官，嚇得抖衣而戰，話不出聲。張千戶大驚，說道：「我一生再也不信鬼神，知道今日撞著這等一樁蠟事。分分明明是我打他下馬來，分分明明是我割他頭來，還打得他血流滿地，沾污了我的皂羅袍。」王爺道：「你把個皂羅袍的血來看著。」只見張千戶掀起袍來，哪裡是血，原來都是陽溝裡面爛臭的淤泥。張千戶才死心塌地，說道：「果真有些蠟事。」三寶老爺說道：「國師怎麼就認得？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貧僧也只是這等猜閒哩！」老爺道：「一定有個妙處。」雲谷道：「我師祖是慧眼所觀，與眾不同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是個慧眼？」雲谷道：「三教之內，各有不同。彼此玄門中有個神課，八個金錢，回文織錦，袖占一課，便知天地陰陽，吉凶禍福。儒門中有個馬前神課，天干地支，遇物起數，便知過去未來，吉凶禍福。我佛門中就只有這雙慧眼。這慧眼一看，莫說只是我和你，南朝兩京□三省，就是萬國九洲，都看見。莫說是萬國九洲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，都是看見。何況這些小妖魔之事，豈有難知之理！」道猶未了，藍旗官報說：「王神姑又來討戰。」二位元帥深加歎服，說道：「國師神見。」張千戶說道：「天下有這等一個妖婦，死而不死，把個甚麼法兒去奈何他？」洪公道：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。這個妖婦就在國師身上，求個妙計。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天下事退步自然寬。以貧僧愚見，且抬著免戰牌出去，挨幾日再作道理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挨了幾日之後，還求國師一個妙計，才得安寧。」國師道：「到了幾日之後，貧僧自有個道理。」國師一面歸到蓮臺之上，元帥一面吩咐抬著免戰牌出去。

王神姑看見免戰牌，只得收拾回去，同著咬海干拜見番王。番王喜不自勝，說道：「得此神通，何愁南朝人！寡人江山鞏固，社稷堅牢，皆賴賢夫婦二卿之力。」咬海干說道：「此乃我王洪福齊天，非小臣夫婦之力。」番王即時吩咐安排筵宴，款待咬海干夫婦二人。番王道：「幾時才得南朝人馬寧靜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南朝連日敗陣，抬將免戰牌出來。寬容數日，小臣自有設施，不愁不殺盡他也。」番王愈加歡喜，一連筵宴數日。王神姑帶了些酒興，拜辭番王，說道：「今既數日矣，臣請出兵，和南朝大決勝負。若不生擒道士，活捉和尚，火燒寶船，繩綁元帥，誓不回朝！」拜辭已畢，一人一騎，統領著一哨番兵，殺奔南陣而來。

南陣上早有個藍旗官報上中軍寶帳。三寶老爺說道：「前日多蒙國師允諾，今日少不得還去求計國師。」國師道：「貧僧想了這數日，這個婦人乃是有些妖邪術法。張天師善能遣將驅神，不如去求天師，出馬擒此妖婦，手到功成，何必別求妙計。」老爺道：「國師所見甚明。」即時辭了國師，拜見天師。天師道：「元帥下顧，有何議論？」元帥道：「今奉聖旨兵下西洋，到此一國，叫做爪哇國。」天師說：「前日大敗咬海干，王元帥之功，貧道已得知其事。」元帥道：「誰料咬海干出一個甚麼妻室，叫做王神姑，本領高強，□分厲害。初然一陣，被他妖術所迷，活捉我南朝兩員大將。以後得張狼牙施逞雄威，大戰累日，剛才一刀斬了他的頭，一會兒他又活了，又來討戰。後來又是一狼牙釘打翻了他，割了他的頭，一會兒他又活了，又來討戰。今日討戰不要他人，坐名只要天師老爺出馬。故此我學生不識忌諱，冒犯尊顏。未審天師意下何如？」天師聞言，微微而笑，說道：「元帥不必掛心，似此死而復生，都是些妖邪術法，只好瞞過元帥，煽惑軍心，焉能在小道馬前賣弄得去？容貧道出馬，擒此妖婦，以成其功。」元帥大喜，即時轉過中軍帳上，點齊精兵一支。護持天師，以為羽翼。

天師即時下了玉皇閣，收拾出馬。左右列著兩桿飛龍旗。左邊二□四名神樂觀樂舞生，細吹細打；右邊二□四名朝天宮道士，伏劍捧符。中間一面皂纛，皂纛之上寫著「江西龍虎山引化真人張天師」□二個大字。一連三個信炮，一齊吶喊三聲，門旗開處，隱隱約約現出一個天師，騎著一匹青鬃馬，仗著一口七星寶劍。王神姑起眼一瞧，只見南陣上一員大將，神清目秀，美貌長鬚；戴九梁巾，披雲鶴氅。他心裡想一想，說道：「久聞得南朝有個道士，莫非就是他了？」再起眼一瞧，只見南陣上有一面皂纛，皂纛之上明明的寫著「江西龍虎山引化真人張天師」□二個大字。他心裡又想道：「原來果真是那個張天師做道士的。他既是來者不善，我答者有餘。不如先與他一個下馬威，嚇他一嚇。」即時喝一聲道：「陡！來者何人？」張天師不慌不忙，答應道：「吾乃南朝大明國朱皇帝駕下官封引化真人張天師。你是何方女子？姓名誰？專一在此陣上鼓弄妖邪，戲弄我南朝大將，是何道理！」王神姑道：「俺爪哇國總兵官咬海干長房夫人王神姑是也。連日你南朝大將，饒他有□尺之軀，饒他有千斤之力，尚然輸陣而走，何況你一個尖頭削頂的道士，有何武藝高強，敢出陣來廝殺！」張天師大怒，罵說道：「你這個潑賤婢，傳得些妖邪小術，只好瞞得過那不曉事的，煽惑軍情。焉敢在我面前誣云子曰。」舉起那七星寶劍劈面相加。王神姑說道：「你有寶劍，我豈沒有雙刀？終不然你是個胳膊上好推車，脊樑上好走馬，甚麼好漢！」把馬一夾，刀來相架。兩馬相交，兩股兵器齊舉。天師心裡想道：「若只是廝殺，卻不是我的所長。須索是拿出寶貝兒來，方才撈得他倒。」一面廝殺，一面出神。出得好一個神，把個九龍神帕望上一丟。這神帕原是玄門中有名的寶貝，罩將下來，任你甚麼天神天將，也等閒脫不得一個白。莫說是凡胎俗骨，焉能做個漏網之魚。姜金定曾經吃了一虧。今日卻是這個王神姑被他一罩，連人帶馬，跌在荒草坡前。

天師傳令，把個王神姑繩穿索捆，捆上中軍帳來。藍旗官報說：「稟元帥老爺得知，今日張天師活捉的王神姑到於帳下。」元帥們聽知這一場報，一個個歡從顴角眉尖出，喜向腮邊臉上生。連忙的吩咐中軍官，掌起金鼓，豎起旗幡，迎接天師。天師已到，元帥道：「若非天師道力神威，焉能擒此妖婦？」天師道：「一者朝廷洪福，二者元帥虎威，貧道何德何能，而有此捷！」一面吩咐軍政司擺酒。天師道：「酒倒不必賜，且把那妖婦解上來，聽元帥老爺發落。」王爺道：「天師見教的極是。」三通鼓響，一簇群刀手把個王神姑一擁而來。二位元帥道：「這個妖婦情真罪當，死有餘辜，推出轅門外斬首回報，毋違。」這正是帳上一聲斬，帳下萬聲歡。你看大鵬鳥從天飛下，白額虎就地撮來，饒你有儀、秦口舌難分辯，饒你有孔、孟詩書不濟忙。即時間把個王神姑砍下一顆頭，鮮血淋淋，獻將上來。老爺叫旗牌官即將首級掛於通衢，號令其國。張狼牙接著他的頭，說道：「你今番也在這裡了。再似前番死而不死，我便說你是個好漢！」

道猶未了，旗牌官慌慌張張報說：「稟元帥老爺得知，適來小的提了王神姑的頭前去號令，緊行不過三五□步，早已撞遇著一個王神姑，一人一騎，一手搶個頭去了。這如今王神姑又在陣前討戰。」王爺道：「又是個甚麼王神姑討戰哩？」旗牌官道：「就是那一個王神姑。」原來砍的王神姑的頭都是假的。洪公道：「怪不得張狼牙說他死而不死。果真的有些蠟事。」天師也大驚失色，說道：「今日可怪！」老爺道：「怎見可怪？」天師道：「自來邪不能勝正，妖不能勝德。豈有個旁門小術，反在貧道陣前弄出喧去。」老爺道：「失之東隅，收之桑榆，未為不可。」天師道：「今番貧道尋一個對頭與他，看他再走到哪裡去也！」老爺

道：「怎麼尋個對頭與他？」天師道：「貧道轉到玉皇閣上，建立壇場，召請諸位天神天將，四面八方安排佈置，終不然這個妖婦會走上去罷？」

果真的天師轉到玉皇閣上，建立一壇：前朱雀，後玄武，左青龍，右白虎，當中一面七星皂旗，右邊一個小道童執著羽扇，左邊一個小道童捧著令牌。天師披著髮，仗著劍，捻著訣，念著咒，躡著罡，步著斗，俯伏玄壇。禱告已畢，時至三更。天師燒了幾道飛符，取過令牌來，敲了三敲，喝聲道：「一擊天門開，二擊地戶裂，三擊天神天將赴壇。」令牌響處，只見四面八方祥雲靄靄，瑞氣騰騰。只見無限的天神天將，降，臨玄壇。天師逐一細查，原來是三寸三天罡，七□二地煞，二□八宿，九曜星君，馬、趙、溫、關四大元帥。齊齊的朝著天師打一躬，說道：「適承天師道令，呼喚小神一千，不知天師何方使令，伏乞開言。」天師道：「勞煩列位神祇，貧道有一言相告。」眾神道：「悉憑天師道令。」天師道：「等因承奉大明國朱皇帝聖旨，欽差領兵來下西洋，撫夷取寶。已經數載，事每依心。不料今日來到爪哇國，本國出一女將，善行妖術，變化多端，一死□生，千空百脫，擒之不得，殺之不能。似此遷延，訖無歸日。故此勞煩列位天神天將，護持貧道，擒此妖婦。明日歸朝，特申虔謝，不敢私移功德。」眾神道：「既承天師吩咐，明日天師只請出馬，小神一千自當效力。」天師道：「王神姑善能變化，變一個，須煩諸神捉一個；變□個，須煩諸神捉□個；變百個，須煩諸神捉百個。急如星火，不得有違。」眾神得令，駕雲而去。

及至明日平旦之時，王神姑又來討戰。天師出陣。王神姑心裡想道：「天師昨日挨了一日，不出陣來，今日必定要和我賭一賭手段。其實的怎麼奈得我何！」把個日月雙刀一擺，高叫道：「那牛鼻子，你又來也！」天師大怒，舉起個七星寶劍，指定王神姑大罵道：「我教你殺不盡的賤婢吃我一虧，你焉敢陣前戲弄於我！」王神姑道：「八仙過海，各顯神通。你何不也戲弄於我，還我一個席兒？」天師道：「潑賤奴，你不要走！」急忙的取出九龍神帕來，望空一撇。王神姑是個傷弓之鳥，漏網之魚，早已看見。天師的寶貝出在手外，他即時張開口來，呵呵一口熱氣，只見一朵紅雲接天而起。高叫道：「偏你會騰雲，偏我不會騰雲哩！」即時撇了青鬃馬，跨上草龍，一直趕上天去。趕來趕去，趕了半會，天師落下陣來，只見半空中呼呼風響，四馬攢蹄，綁了一個人掉將下來。天師仔細定睛近前一看，原來就是殺不盡的妖婢王神姑。天師大喜說道：「這不知是哪一位天神之力？」天師正然收拾回馬，只見正東上一聲響亮，掉下一個四馬攢蹄的王神姑來。天師道：「好奇怪哩，怎麼掉下兩個王神姑來？」道猶未了，正南上一聲響亮，又掉下一個四馬攢蹄的王神姑來。正西上一聲響亮，也掉下一個四馬攢蹄的王神姑來。正北上一聲響亮，掉下一個四馬攢蹄的王神姑來。四面八方，一片的掉下四馬攢蹄的王神姑來。天師見了，大驚失色，說道：「怎麼有這許多的王神姑？卻又都是一般模樣。」吩咐牽鉤手數一數來，看是多少。牽鉤手回覆道：「數也不多，只得七□二個。」天師道：「你們仔仔細細，盡行解上中軍帳來。」

藍旗官先報道：「張天師一陣活捉了七□二個王神姑來。這如今盡行解上中軍，老爺驗實。」這一報不至緊，把個中軍帳上嚇得人人膽戰，個個心驚。二位元帥高升寶座。牽鉤手把個神姑兩個一對，押上帳來。元帥老爺起頭一看，原來真個是三□六對，好怕人也。元帥道：「怎麼一個人就有七□二個？」王爺道：「這都是那殺不盡的妖婦撮弄撮弄，撮出這許多來。」老爺道：「雖然撮弄，少不得有一個真的。」王爺道：「這個說得是，少不得有一個真的在裡面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們七□二個之中，是真的上前來講話，其餘假的俱不許上前。」眾人一齊答應道：「元帥差矣！人稟天地，命屬陰陽。父精母血，成其為人。怎麼有個假的？」老爺道：「似此說來，你七□二個俱是真的？」眾人道：「俱是真的。」老爺道：「俱是真的，還是一伙合成的，還是一胞生下的？」眾人道：「我們原是一胞胎生下來的。」老爺道：「怎麼一胞胎生下你們七□二個，面貌都相同，年紀都相若，恰好就都是女子，恰好就都是會廝殺的，會在一坨兒？」眾人說道：「元帥有所不知，天地間貞元會合，五百年一聚，五百年生出一代好人。彼此你中國五百年生出七□二個賢人；我西洋不讀書，不知道理，五百年就生出我們七□二個女將。彼此你中國七□二賢人，聚在一人門下；我西洋七□二女將，出在一個胞胎。彼此俱是一理，元帥老爺豈可不知？」元帥道：「你昨日廝殺，卻只是一個？」眾人道：「可知只是一個。自古說得好：『一個虛，百個虛，一個實，百個實。』既曉得我們一個，就曉得我們七□二個。」王爺道：「哪管他這些閒話，叫旗牌官押出轅門之外，一個一刀，管他甚麼真的假的。」天師道：「不可。依貧道愚見，請國師出來，高張慧眼，真的是真，假的是假，就分別得出來，庶無玉石俱焚之慘。」老爺道：「也罷，去請國師出來。」吩咐牽鉤手把這些王神姑權押在帳外，令到施行。即時差官去請國師，國師正在打坐。雲谷道：「且慢，多拜上元帥老爺，待我師祖下座來，即當相拜。」差官回了話，元帥道：「把這些王神姑俱押在帳外，少待一時就是。」

卻說七□二個王神姑押在帳外，這些大小軍士，你也唧唧噥噥，我也唧唧噥噥，有的說道：「都是假的。」有的說道：「都是真的。」內中有一個軍士是藩陽衛的長官，姓「伍餘元卜」的卜字。其人眼似銅鈴，心如懸鏡，能通貨物好歹，善知價值高低，因此上人人都號他是個「卜識貨」。他說道：「列位都有所不知，這七□二個王神姑，連牽就有七□一個是假的，止得一個是真的。」眾人道：「止得一個是真的，還是哪一個是真的？」卜識貨把手一指，說道：「那第□六個是真的。」眾人道：「怎見他是真的？」卜識貨道：「你們不信，待我試一試，你們看著。」卜識貨把個三股叉，照著那第□六個王神姑的腿肚子上一戳。那王神姑撲地一跳，跳起來，放聲大哭，說道：「疼殺我也！列位長官們，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俺得罪於元帥臺下，怎麼列位私自用刑於我？」

內中又有一個軍士是龍驤衛的長官，姓「甄曲家封」的家字。其人一生質直，百行端莊，一句就是一句，兩句就是成雙，因此上人人都號他是個「家老實」。他說道：「七□二個王神姑，內中止有一個真的，這倒說得是。只一件，卻不是第□六個。」眾人道：「你說是哪一個？」家老實把手一指，說道：「那第三□二個是真的。」眾人道：「怎見得他是真的？」家老實說道：「你們不信，我也試一試，你們看著。」家老實把個方天戟，照著那第三□二個王神姑的腿肚子上一戳，那王神姑也撲地一跳，跳將起來，放聲大哭，說道：「疼殺我也！列位長官們，當權若不行方便，如人寶山空手歸。俺今日不幸在此，就沒有一個慈悲的，反加害於我！」只見滿腿上鮮血淋漓，流一個不止。家老實說道：「這個血流漂杵，才是真的。」眾人道：「還是家老實說的更真哩！」

內中又有一個軍士，是三寶老爺朝夕不離親隨的隊伍。原是個回回出身，本家開一個古董鋪兒，專一買賣古董貨物，車渠瑪瑙問無不知；寶貝金珠價無不識。眾人道：「你把個頭兒搖兩搖，有何話說？」回回道：「卜識貨識的不真，家老實說的是假。」眾人道：「你怎麼說？」回回道：「這七□二個王神姑，現今就有七□二副活心腸在肚子裡，怎麼叫做是假的。」眾人道：「怎見得有七□二副活心腸在肚子裡？」回回道：「你們不信，待我拎出來與你們看著。」眾人道：「你拎來。」回回道：「你們都站開些，不要吆喝。」眾人只說是。回回把個手到他的肚子裡拎將出來，哪曉得個奸回回，口裡噥也噥，先噥說道：

寶鴨香銷燭影低，被翻波浪枕邊欹。

一團春色融懷抱，口不能言心自知。

次二又噥也噥說道：

臉脂肥粉暗交加，濃露於今識歲華。

春透錦江紅浪湧，流鶯飛上小桃花。

次三又噥也噥說道：

葡萄軟軟墊酥胸，但覺形銷骨節熔。

此樂不知何處是？起來攜手向東風。

噥了這三首情詩兒不至緊，只見那七□二個王神姑，一個個一轂碌爬將起來，舒開笑口，展起花容，大嘎嘎，小嘎嘎，都說道：「長官，長官！遇飲酒時須飲酒，得高歌處且高歌。你們南朝帶得來的還有好情詞兒，再捨福唱一個與我聽著，我們一時三刻

死也甘心。」回回說道：「你看他稱人心花心動，兀的不是副活心腸也！」只因這一副活心腸，引得這些大小軍士吆喝喝，鬧鬧哄哄。你說道：「王神姑身死心不死。」我說道：「王神姑死也做個鬼風流。」

這一場吆喝，卻早已驚動了帳上三寶老爺。原來二位元師正才對著天師、國師議論這樁異事，卻只聽得帳外軍士笑的笑，叫的叫，跳的跳，嚷做了一砣兒。老爺吩咐旗牌官拿過那些喧嚷的軍士來。眾軍士只得把個前緣後故，細說了一遍。老爺道：「押過那七□二個王神姑來，問他還是哪個說的是。」那七□二個眾人一齊捆綁在帳下，老爺問他道：「卜識貨說的可是？」眾人道：「不是。」老爺道：「他混名叫做個識貨，怎麼又說得不是？」眾人道：「他原是柴炭行的經紀，只識得粗貨，不慣皮肉行的事情；故此不識貨。」老爺又問道：「家老實說的可是？」眾人說道：「也不是。」老爺道：「他混名叫做個老實，怎麼也說得不是？」眾人說道：「老實頭兒鼻子偏虛，故此叫做個假老實。」老爺又問道：「回回說的可是？」眾人說道：「這個說的是。」老爺道：「終不然你們是個寶。」眾人道：「我們是個寶。」老爺道：「是個甚麼寶？」眾人道：「是個獻世寶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們不像個獻世寶。」眾人說道：「若不是個獻世寶，怎麼一齊兒四馬攢蹄的捆在帳下？」國師高張慧眼，說道：「你這個寶，卻費過天師許多事了。」天師心裡想道：「國師說我費了許多事，其中必定拿住了一個真的。」答應道：「偶爾成耳，何費事之有！」國師又說道：「費了天師許多心了。」天師心裡又想道：「國師又說我費了許多心，其中必定是成個功勞了。」又答應道：「分所當然，何費心之有。」國師有要沒緊的又說道：「天師，你事便費了這一場，你心便費了這如許。莫怪貧僧所言，卻是王神姑一隻腿也不曾拿得來。」這兩句話兒不至緊，把個二位元師嚇得啞口無言，把個天師嚇得渾身是汗。三寶老爺說道：「國師，怎見得王神姑一隻腿也不曾拿得來。」國師道：「口說無憑，我取出來你看著。」

畢竟不知國師取出一個甚麼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